



10810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三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臨如轉

宋 李綱伯紀著

明

宗裔李嗣立較正

訂

靖康傳信錄序

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實中國之大變典籍所載未之有也朝廷應變設施大畧衆人所共知者徃徃私竊書之至於廟堂之上帷幄之中議論取舍事情物態爲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係者衆人所不得而知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之或失其實此傳信錄所爲作也余自宣和己亥以左史論事謫官閑廢七年迨乙巳之夏蒙恩以太常少卿召其冬天子內禪召對擢兵部侍郎既改元正月三日差克行營司叅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克留守五日改克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克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

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春行次  
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  
金寇再犯關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  
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  
王室追念自己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  
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其夢耶然一歲  
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  
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脩而起燕山之後去冬致寇  
其病源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  
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

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  
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  
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  
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  
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  
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  
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  
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甦得安疾必再來  
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

侔何止相侔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殉國

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小大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幹离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三

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官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

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黜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其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

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之論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

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顯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奉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孫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童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明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明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

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增歲幣於大遼者兩倍今既倍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較貨財始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余爲參謀官團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六

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河澹州不守梁方平戰蚡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徃徃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侍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鬻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於殿廷問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

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跪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二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倫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頓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自時中李



邢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  
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  
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  
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士李上顧宰執曰執政有  
何關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關詩宇文粹中隨道君東  
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百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  
敘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  
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  
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梈副之  
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八

守卽持幸蜀宗社朝庭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  
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  
陛下卽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  
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籠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  
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丘  
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  
曰中官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  
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  
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  
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卽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

寶俾中使追還中官國公因顧予曰卿留朕治兵禦

寇專以委卿不替稍有踈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

榕同出治事是多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

司中官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

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

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

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

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追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

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

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九

宗澣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飛行何也

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

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

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

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

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

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

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

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敕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

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

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  
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馮軍太尉曹喙副之自時中  
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  
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  
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嫻家故薦  
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官官故有  
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叅謀官書寫機  
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脩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  
脩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  
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疋兩文臣自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

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較官告  
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

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  
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  
樓櫓掛毬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柵木  
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

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  
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  
有統制統領將領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  
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

師集城外者頽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赫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塞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

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火船至卽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礮之又於中流安排杓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聞傳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牽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

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好細

俾驗認則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  
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  
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  
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柵木擊  
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  
及之而金賊有乘棧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  
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  
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  
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于城  
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二

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碗綵絹等以頒將士人  
皆歡呼自卯至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  
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  
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  
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陞殿奏事引  
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  
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  
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  
不可命李柘奉使鄴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  
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徃余對曰

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卽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悅柔懦而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以爲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歛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守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而李悅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者南嚮坐稅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離不遣燕人王洵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以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綃絲各一百萬疋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中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等達朝廷稅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稅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

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  
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  
明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  
下不足以克其數况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  
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濬險阻皆  
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  
子孫柰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  
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不可  
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續具報宿留數日大  
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  
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  
在朝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  
足較也上爲群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  
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  
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  
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  
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  
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余  
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

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此  
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後  
廻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以  
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柰  
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  
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  
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官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  
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  
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  
獨余不謝於是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五

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爲名揭長榜於通衢立限  
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  
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  
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  
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許  
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  
往收榜毋得告許余因巡城過榜所令傳聖旨收榜  
歸行營司移牒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五  
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

招集之給芻糧授器甲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



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鄆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旨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書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瑑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簽書樞密院事克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徃徃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醢之餽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資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

不足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慕儉視珠玉如糞土

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旣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比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殆盡始赫然有川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戒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和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寃悖殊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七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四

靖康傳信錄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玠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  
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  
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  
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  
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  
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  
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  
覆盪北諸郡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一

望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  
震禁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  
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  
公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  
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  
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  
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  
功富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  
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  
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商不者取康王

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决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倫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旣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种師道所誅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二

遂去而宰執臺諫閔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謂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旨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予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宜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旣立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

裁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  
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  
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  
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  
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  
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  
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擗登聞鼓於東  
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  
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  
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詆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三

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  
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  
者絡繹而至中使追從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出東  
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山積幾不可進宣召中  
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  
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  
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止不允俾出東華  
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  
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  
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

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臧禹秦檜爲  
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  
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  
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挾之將士憤怒余旣登城令  
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  
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  
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  
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  
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  
弓劍起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唱首將賞之各  
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皆斬之餘者逐  
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  
安戢姦究不作初賊馬旣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  
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爲  
姦細而斫傷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雖  
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  
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  
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

康王得歸上嘉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

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  
及歸國大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  
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  
卽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  
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  
奏上曰澶淵之後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  
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  
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楫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  
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  
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  
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  
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  
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  
仲左丞李棬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旣爲  
國人所勾逐皆蔽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  
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懋罷

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宥是命十五日簽

書樞密院事唐隆供職初愷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

李邗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  
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旣破忻代覲祭使折  
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  
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  
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  
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  
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旣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  
徃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  
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離不之師將無以支梧余曰幹離不之師旣退自當  
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  
旣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  
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  
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  
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離不之師於邢趙間  
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惧甚其  
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卽還余聞之於上前力爭得  
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

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



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卽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稅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官觀以翰林學士何鼎爲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

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

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

君太上皇帝廻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

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

御祭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

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

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

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

及四七少憇宇文粹中童貫高球之徒始至童貫以

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  
留泗上控扼淮津旣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  
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  
皇子帝姬皆留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  
榘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  
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  
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  
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  
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  
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白上曰此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八

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  
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  
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  
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  
挾道君於東西求劔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  
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  
去此數人者早回鑿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  
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俳  
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  
以爲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

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李忠定公文集

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上聖孝思慕且敘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槿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懾天

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  
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  
內侍楊修李球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  
巨璫也以余言爲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  
論甚有理但旣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  
香可否但奏來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帝旣居寧德宮  
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  
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  
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  
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由請以禁衛護宣德  
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  
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  
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  
帝仁孝四方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  
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  
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  
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  
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  
曰相公頃爲史官因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

各缺之誅迄令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所見自古  
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  
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

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一人之  
身病在五藏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  
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  
地而脩其在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  
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  
實對復曰賊旣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  
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旣訖  
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  
圍恐爲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  
兩官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  
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  
道贈司馬光及拆毀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  
釋謂道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拆毀夾城止欲防奸  
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  
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

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  
以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爲尊長者正  
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  
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故  
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  
回鑾臣以爲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  
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狀  
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以賜曰  
行官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  
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二

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  
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  
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  
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  
再對於幄殿道君出青詞橐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  
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  
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  
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  
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  
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

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  
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荅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  
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  
殿進呈道君御書其道所以問荅語嘉勞久之以道  
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  
旨不允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五

靖康傳信錄下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請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獨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一

已余奏曰天下之理疑與誠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有至於不可勝言者祇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必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旣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嚙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



所鑿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返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二

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吳敏徐處仁諭旨又召至內殿而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浸熨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卽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互務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

上條其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  
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  
喪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  
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  
定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  
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  
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  
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  
瀆棟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諾鎮之制則帝都藩  
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  
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  
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  
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  
官爲収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  
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旣自保鄉里親戚  
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  
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  
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  
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  
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

悉爲敵人所得今諸鞏關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潞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濠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施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卽開乾壕及昭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十五

四

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槿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買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塩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塩法而解塩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

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二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  
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  
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  
增修塘濬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  
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  
而吐及一年雖行加糧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  
復解塩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  
賊馬旣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  
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  
所論不過指摘京輔之黨行遺殆無虛日防邊禦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五

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專  
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日係  
將兵二日不係將兵三日土兵四日民兵五日保甲  
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爲率  
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  
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  
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  
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  
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  
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監籍記姓名量

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謂在京馬步軍十萬

三衛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  
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  
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戍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  
之已而殿帥王宗濞等以爲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  
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  
議司簡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  
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旣行爲南仲  
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卽大位於國家艱  
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六

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  
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月濫耗蠹邦財者宜  
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余  
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  
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  
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  
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  
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  
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  
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

軍中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  
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  
政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余  
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補進  
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大臣專權寢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日  
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  
空名文武官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  
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曉書至太原當  
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七

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  
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謂偶批  
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丐去章  
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出  
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  
旣歸府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  
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疑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  
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言此多任告曰欲去而未能  
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種師道以病告歸種道有密建

議以余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離不之師還抵中  
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  
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沁邊  
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  
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  
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  
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  
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  
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率兵  
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八

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  
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  
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祗數十  
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怒相與散去師中  
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  
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  
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  
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  
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  
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

勅令拜大將知樞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余退  
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  
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答  
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  
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謂爲大臣游說斥去之  
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  
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  
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柰  
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  
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  
季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九

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况臣  
實爲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之所以隆興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  
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  
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  
朝蠹害根本寢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  
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  
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  
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

今大入寇言愛動屬精圖治思制前恥雖古帝王



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勒金

說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  
先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  
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旒節其要語輒塵天  
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闕馬余白上  
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  
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  
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  
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爲然  
令條具以聞旣而勝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

驩憂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勝同余竊嘆息而已  
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  
撫之又遣右軍屬劉幹時劉幹除宣撫副使乃唐  
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  
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  
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  
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六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

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  
入劄子辭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  
今以臣爲拒命豈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

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  
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勅  
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  
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秭以二月五日士庶伏  
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  
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  
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鄴州見呂夷簡語  
暫出之意夷簡曰叅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  
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旣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  
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不聖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  
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  
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  
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竊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  
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虜傳賊馬且  
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  
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  
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  
河陽入劄予以畿邑汜水闕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  
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

又國書拜諸陵其奏曰臣總師道出崑洛望拜陵寢  
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  
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苟此誠  
陛下冀瞻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  
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諛言爲足信  
無以小有林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  
圖中興土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倚  
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且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  
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批答有銘記  
於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二

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  
斂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  
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爲步不勝騎騎  
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惠  
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鎗刃逆轉輕捷  
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  
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  
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  
兵悉罷戍之余上疏方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  
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謂中國軍政不修

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  
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  
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  
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  
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  
之益陛下庸瞻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  
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  
不少休太原之調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  
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瀕深入  
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三

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  
宗社安危始末可知故臣慄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  
詔書以圍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  
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  
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  
分朔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  
代以得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  
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

遣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謂

兵防秋之計既罷啊丁交罷考弩手交罷土兵又

四川朝廷廣南中線將兵又罷荆湖南北邊係將不  
僚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  
割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  
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  
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  
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  
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  
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  
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  
時闕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四

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  
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  
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  
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  
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  
土地資貸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  
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  
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  
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  
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音某月

入寇當取其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弋仲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歟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爲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

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  
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  
不知此何理也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  
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  
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  
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  
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  
報聞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  
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  
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

意昔周爲夫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忿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赴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翰制置副使解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十六

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翰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遣節制用統制

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余極爲上論  
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  
若令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  
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  
矣初賊騎旣出境卽遣王雲曹喙使金人軍中議以  
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  
有許意其實以欺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  
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  
可以夾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  
紛然於道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七

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由陳過庭李回等吳  
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  
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歎曰  
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出余  
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  
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  
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罷  
決誤國事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  
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  
俾沿河巡覘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



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  
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  
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  
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宜撫司得兵若干并防  
秋兵若干今也駐某處皆不會用始朝廷應付銀絹  
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  
今皆罄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  
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  
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  
敵金人狡僮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八

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  
冒死以聞旣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  
指言十罪於是着落職官觀責授保定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  
聽再責寧江川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  
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爲安幾成而爲  
庸懦讒慝者壞之爲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  
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  
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峽適荆南爲寇賊所據道梗  
少留時都城復爲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

憂多暇探篋中取自止龍飛余遭遇以來被愛御筆  
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敘其設施去  
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  
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九



天下未亡其志于立日其心斷諷翠藹堂錄

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  
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憂多暇探篋中取自止龍飛余遭遇以來被愛御筆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六

晚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李綱伯紀著

明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宗裔李嗣立較正

訂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  
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  
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

命即幸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

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

賊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

軍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寇卒周德等

虜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

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

孟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余遣使臣齎

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

以時登舟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逃去次金陵因

與轉運判

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

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

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

書諭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羅兵火宜

封帥以鎮撫之次寶應開已降麻告廷除正議大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

賈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汁

流淺澗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

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

以往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行在

李忠定公文集八卷之二十六 二

前此不知余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詔皆

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召旨也因

奉表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

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毅熟御史中丞顏

岐遣人授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祝之乃諭余不當

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三

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余爲金人所惡

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講

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

余欲余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獨

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余  
不若遂留余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  
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  
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  
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  
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  
同與卽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  
耘來見傳上旨常遣從事郎劉黶齋御書由湖北往  
迂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  
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

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  
筵乃歸館所時以被北鈴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  
趣見進對于內殿見上敝衣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  
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計謀取勝中國而朝廷  
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旣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  
以款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王帛乘輿服御歷  
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  
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  
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  
京侍從百官比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

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  
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墜  
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  
下與宰相宜得有太過人之材者相與圖治以成中  
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  
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  
改授其人天下幸甚主曰朕知卿忠義智畧甚久在  
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  
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常進言於淵聖欲使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四

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  
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  
其勿辭余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苟知如此  
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千里間御史  
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  
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  
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  
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  
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  
妾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

論如此如臣迂踈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  
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  
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  
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無辭而退  
此不足恤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  
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  
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  
聚於都堂即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  
有旨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

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五

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  
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  
譬如負重致遠力秬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  
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  
陵侮二聖在其掌握內則兵力單弱盜賊竊發破州  
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僞之臣方且保崇信任  
與聞國政州縣官吏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罔聞  
知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騫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  
踈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伏望聖慈  
博選天下之有材智者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

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人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况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六

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和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贊否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盲好論事爲衆人不容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祭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願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  
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  
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  
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今臣亦敢  
以十事仰于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  
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  
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中國  
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  
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  
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七

曰議巡幸大畧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  
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  
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  
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赦令皆  
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  
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  
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  
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  
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  
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番戎萬

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畧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  
義之士而奉賊肯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  
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赦之以  
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畧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  
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  
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  
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  
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  
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  
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畧謂上初膺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八

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每劄讀訖文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  
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  
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於內殿進呈議  
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  
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脩治京城  
添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未與軍襄陽府江寧府  
劄子僉謂熟祖登位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  
人進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

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脩  
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  
奏上曰臣愚替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  
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  
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  
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  
同者更俟欵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  
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  
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  
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九

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  
家禍難之時知能以死守節惟明天下所以戴宋之  
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  
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  
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  
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齋空名告身數百  
道以行迨彥國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  
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  
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  
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郟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

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善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入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祗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

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

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相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余以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

余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經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遽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劊子來日將上取旨余拜謝既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

可不憂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官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十一

昌令吳升莫儔傳道意肯往泛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肯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追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肯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職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肯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頗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

待制與宮觀執政退徐留身上曰卿昨日内殿爭張  
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曰  
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  
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日  
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  
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  
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  
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  
正猶大厦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

此所以爲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之意加之不爲群議之所動操先其大者急者而小  
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  
以神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  
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  
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  
身致太平臣常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  
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  
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  
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  
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

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簡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余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用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批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思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請闔門受告有旨兼克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四

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10810



